

滇文丛录

卷十三至十六

滇文叢錄卷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論著類十三

翟義論

蔣谷

事有不當逆觀成敗利鈍者當舉國若狂助桀吠堯之時誠能疾首痛心豎髮裂眦
勃然激其忠義之氣奮身而起以聲大義於天下蓋有功於萬世者也漢平被弑莽
賊竊國劉秀顛倒五經揚雄文章掃地紀遂郇越郇相唐林唐遵素有清名者咸蒙
羞而忍垢斯固無廉恥之尤者然吾獨怪夫中外諸侯朝野吏民何爲遂甘心厥角
稽首若唯恐後乃至頌莽功德者竟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之多嗚呼世衰
道微人心漸滅乃如此哉大義就淪君子思焉蓋西漢自元成哀皆遭際承平縱情
嗜欲任用外戚元病在優柔成失於荒淫哀病於嬖倖且自文景孝武昭宣之後藩
鎮日削而內復無賢相以輔之是以中外俱就衰弱莽以此無所顧忌而又挾四十
餘年外戚尊寵之勢遂乃包藏不軌矯飾僞行竊取名譽以愚天下之耳目天下大
勢陰已歸之且夫朝野上下之間何以甘受其愚弄而不覺哉蓋蚩蚩之氓無足怪
矣而公卿大夫見其行事未嘗不知其悖理乖義嘖蹙太息於私家之居而稱譽贊

歎於公庭之上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小人或反幸乘此而頌符命表勸進以要富貴是故正氣頹靡上下昏蒙晦盲否塞若翟義者豈非豪傑之士哉以一己之身而扞國家之難顯揭奸謀而暴之日中大聲而疾呼之以警當世之憤憤觀其言曰吾父子身受漢恩義當爲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論者乃謂義不量力而隕其宗以此詬義此蓋拘墟者之見殊未知義之所成就者爲甚卓也抑吾嘗攷其父方進爲相九年跡其前後行事殊不饜人意有子如義足稱亢宗且義固至今如在者也孰謂義隕其宗乎夫西漢之末積弱不振移莽祚賊事勢使然由來者漸日非一翟義所能救即不得以此苛求於義當此之時設使無翟義及劉崇其人者矚復能聲大義於天下哉士君子生遭翟義之世明知勢處積弱萬無可救而惟大義所關不得不勃然奮身以爭之雖事蹶身死宗隕如翟義者有所不避亦絕不以成敗利鈍爲心者也

孔融論

蔣谷

嗟乎漢賊不兩立正邪顧安能並存哉是故非漢誅賊即賊滅漢非正除邪即邪害正此勢之所必至者也當曹操奉車駕移許都挾天子令諸侯霸圖已據乎上游此

時外之爲鯁者操獨憚一袁紹耳紹四世三公勢傾天下共推盟主橫大河之北擁百萬之衆足以圖操然紹以復諫反爲操破紹既破而外之爲鯁於操者去矣操篡漢之謀成矣而內之爲鯁者復有一孔融此豈操之所能忘情者哉論者乃謂融恃其才望數侮操又嘗短鄒慮慮以是構成其罪融身族同糜乃其自取嗟嗟此蓋不揆情勢者之言耳夫人處衰亂之朝而內懷狂瀾砥柱之志斯必羞伍夫柔懦姑息者而不能不嚴氣正性抗論莊言以與強梁奸宄者爭衡而奪其氣安在乎其不忤耶且融即不忤操而操遂能容融矣乎蓋融之心固已決不能容操矣操尙烏能容融如鄒慮路粹者直不足論即無慮粹之杜奏天下之爲慮粹而承望風旨者又豈少耶或曰融何不潔身而退得無昧於明哲保身之道乎不知禍亂之未來也見幾而作可謂智矣至於擾攘頻仍破碎敗壞不可收拾之際國已無人而責望在一己此時國且難保君尙不保融獨何心而忍望保其身家妻子乎夫庸庸竊位者既無復望矣而慷慨豪傑之徒又欲責之以明哲保身之義不且欲速其國之亡而令篡弑者之無所忌憚哉或曰融不去即不死將奈何曰漢一日存爲一日臣子盡一日職分而必力持一日紀綱以冀夫機之萬一能轉耳嗚呼設天欲存漢而使融志得

成彼曹操者又能爲融容乎哉

龔遂以農桑樹畜治渤海論

蔣谷

千古能清盜源者龔遂而已千古能弭盜者龔遂之法而已剷除其根株而不使更滋其萌芽轉移之間易萑苻爲良民改盜藪爲樂土是何法之至而用之神哉問監司督捕者幾何人曰無之間分緝協緝者幾何人曰無之間捕役丁壯幾何人曰無之間殺若干賊獲若干盜曰無之間盜賊何在曰盡去問何去曰皆相安於渤海皆良民矣嘻其用亦神其法亦至矣哉今夫渤海非本盜藪也弄兵潢池之衆非生而萑苻嘯聚之徒也弓弩刀劍之習其初皆鉤鉏田器之民也盜賊之源蓋起於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耳而其末流乃遂至於羣起爲盜若使上之人忍而以盜視之有必欲勝之之心則海濱遐遠不沾聖化之徒亦必羣然與上相持而萑苻嘯聚弓弩刀劍其勢遂衆而不可復散勞師征勦荼毒生靈大兵之後饑饉隨之剽竊劫掠其風愈熾而渤海乃眞天下盜藪也嗚呼冤矣遂惟清其源反其奢侈躬率儉約勸之農桑導之樹畜竟能不殺一賊不捕一盜而盜賊自息是何法之至而用之神哉世之以弭盜自矜者問其法曰監司督捕而已矣曰分緝協緝而已矣曰捕役丁壯

而已矣曰殺若干賊獲若干盜而已矣此其遏盜之流且不足惡能清盜源者故論龔遂之治以諷之

孝經廣揚名章說

蔣谷

曩時讀孝經首章至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掩卷淒然曰昊天罔極而人子之孝有終且不過終於區區之名悲夫悲夫洎讀禮記祭義至國人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復喟然感曰孝經所謂揚名顯親者如斯而已矣更進而求之至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迄莫以加矣孝經所謂揚名顯親者如斯而已矣然則人子可忽乎哉獨是名固爲孝子所不敢忽而其實則吾儒所不暇計者也千古能顯其親之孝子大抵皆聖賢豪傑之人爲之有立百年不朽之名者有立數百年不朽之名者有立數千年不朽之名者然試竊觀其生平豈嘗汲汲於名哉今夫名著實之賓也實著名之券也孝子之事親也亦惟實焉耳矣孝經廣揚名章曰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夫內之云者蓋謂躬以內也忠君順長治國推之於平天下皆所謂行成於內者也立百年之名立數百年之名立數千年之名亦在人子善推其孝而已矣三古而下好名之人日多而孝子日寡何耶好名之人皆行飾

於外行飾於外以博名是謂盜名以欺世即謂盜名以欺其親欺世則爲不忠欺其親可謂孝乎古今之聖賢豪傑不必皆有名古今之聖賢豪傑斷無或好名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請以釋孝經廣場名章行成於內之旨

祭仲知權辨

蔣谷

祭仲見執於宋從宋人言立厲公遂昭公又復以見專忌出厲公而納昭公經曰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嗟乎祭仲特貪生畏死之小人而春秋之亂臣耳豈足以云知權今夫權者所以濟夫經之窮者也是故必遭夫變之至極萬不能以經之常者處之而權之事起焉必能守夫經而後可與言達權子曰可與立謂其能守經也曰未可與權言未能達權也蓋即能守大經而猶不足以達權也噫豈易哉祭仲所遭其真際夫變之至極萬不能以經之常者處之耶必宋人已據鄭之國矣而魯足以出忽立突則國爲重君爲輕是可謂之知權矣不然宋人必執昭公加之刃矣而魯足以出忽立突則少遼緩之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可謂之知權矣奈何從執足之一身以要鄭國之重君位之尊出君

立居之非常乎宋人亦可謂不善於脅人者矣若足者貪生畏死之小人耳夫足以出君易死而公羊乃謂其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吾不知公羊之說何謂也高渠彌弑忽在桓十七年足豈不與聞之齊人殺子驪在桓十八年足固已預知之而托病不從若是者誠春秋之亂臣者也就其後事觀之而此一事之罪尤著嗚呼若足者不足與言守經何論知權

泰伯三以天下讓解

蔣谷

經傳言三

如三復三思三仕三己之類

言九

如九族九合九門九國之類

言十

如聞一知十之類

以及言百官千人萬姓兆民皆舉成

數言之以見意此古義也不必穿鑿湊合必求其數以實之論語泰伯章三以天下

讓邢昺疏鄭注

謂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主襲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來之說恐不足據

皇侃義疏范註

謂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返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三讓也夫武王之後三十七王八百七十三年何莫不出於其讓如所云云

豈未有天下之先當言讓既有天下之後便可忘其讓耶

羅沁路史

說與范同

王充論衡

謂太王薨伯還季再讓不聽三讓曰吾斷髮文身刑除之

之疑果爾則奔喪遜位臣民目共見其間無得而稱又作何解

皆過泥三字徒爲凡說以實其數其說率不免於拘牽得之

者其朱註乎朱註云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言其遜隱微無迹可見固遜二字之

義即在隱微無迹四字之中三讓之解即在民無得稱句中民之所以無得而稱是

即所以謂之曰三讓且即所以名之曰至德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二語誠爲此章至當不易之解第又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云云後人更揚其波遂生出讓商之說夫天下固猶是商之天下也何得言讓且商君也周臣也臣之於君更何得言讓夫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事固臣之分也彼言事此言讓聖人之言乃不倫如此乎案詩魯頌實始翦商翦毛傳訓齊謂周至太王規模氣象始大可與商並故曰齊據此則不過追述王業所自起與書言太王肇基王迹正合書太王肇基王迹蔡仲默集傳云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說翦字與毛異尊師說也說太王與毛同不黨其師也仲默朱子高弟可謂善匡朱子之失者矣夫朱註固在所當尊而朱註之失亦正不必諱致蹈阿私之弊謹就其隱微無迹之說而更申之伏考泰伯伯夷均讓國者也孟子稱伯夷隘孔子雖未嘗明言而第許之以賢至於泰伯則稱其可謂至德何哉竊以謂泰伯處伯夷之境有伯夷之心行伯夷之事而並不著伯夷之迹更不使伯夷之父有廢長立少之名更不使伯夷之弟有夭倫之愧較之伯夷之讓益無間然其讓之曲而盡也所謂三讓也所謂固遜也所謂隱微無迹也故

白可謂至德也曰以天下讓者曰知錄謂當其時以國讓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又曰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此說是也學者惟過泥三字所以必求其數過泥天下字所以不察朱註之失其不翳蝕書之本旨者幾何哉

周亞夫論

席聘臣

漢興數十年其大臣之守正不阿因以見疏於人主者王陵而外厥惟亞夫陵於王諸呂則引高帝之盟以爭之亞夫於侯王信亦引高帝之盟以爭之此一事也有古大臣風矣若細柳折萬乘之貴堅壁破七國之兵特其餘事耳使人主尊寵而信任之可以托孤可以寄命可以臨大節而不奪乃計不出此反因私忿寘之於死景帝真寡恩哉或有爲亞夫計者謂宜於不用其議輒封匈奴降王後亟風御史請侯王信而躬復贊成之此於朝廷無所損即己身亦安矣豈知人臣之立朝惟知守正而已利害則在所不顧高帝無功不侯之盟言猶在耳使亞夫果贊成其事是甘背祖訓而不辭也景帝雖忍出豈亞夫所忍出耶後成帝以王氏專權問張禹禹恐爲王氏所怨反謂新學亂道誤人而賊莽篡漢之機遂決於此如以亞夫之諫爲非必以

張禹之對爲是也我知其必不然矣或又謂亞夫於吳楚既平後正宜引身告退保全令名乃知進昧退以致殺身而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豈知明哲保身之說以之責小臣不預國政者則可以之責亞夫則不可夫兩世事漢其受恩不爲不深而丞相之職又不爲不重方其爲相之時在亞夫固不料景帝之殘刻如是也不用其議即謝病而歸亦非貪榮固寵者可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景帝負亞夫非亞夫負景帝也且景帝鞅鞅非少主臣之說尤出於一時私忿而非亞夫定評也何則當景帝廢栗太子時亞夫固出大力爭之者也太子將廢而爭之太子既立而背之天下斷無是理乃舍守正不阿之亞夫而相庸懦無能之衛綰景帝不知人之咎固無可辭而漢之相業亦由是衰矣嗚呼爲大臣者唯諸柔媚國家既無所得其力而一二直諫敢爭守正不阿者人主反尋釁以成其罪一有急緩朝廷將何所恃耶史遷謂其足已不學其論允矣至謂其守節不遜是仍泥於鞅鞅之說也若亞夫者吾未見其守節不遜也吾但見其守正不阿云爾

駁侯朝宗王猛論

席聘臣

王猛以東晉傑出之才不從桓溫歸晉共襄王室乃反委身異族失所去就意其人

殆聞於大義者也及讀侯方域壯悔堂文集乃目之爲識大義又許爲武鄉侯後一人未嘗不駭然曰異哉其言猛果有心爲晉何以咸康建元之代不聞擊楫渡江如祖士雅之誓清中原遲至桓溫入關署爲軍諮祭酒官雖卑仕晉則一猛能北面晉穆協心桓溫則晉室可興後世誰敢訾議舍官不就而稽首秦庭心乎王室者果如是乎武侯之隱居南陽吳魏屢徵皆堅臥不起感先主三顧之恩又知爲帝室之胄乃出而議興漢室以爲爲漢誠爲漢也猛之於堅其受三顧之恩乎堅又豈帝室胄乎良禽擇木猛猶未逮方域合武侯而並論之何異使鸞梟接翼耶魏武議加九錫荀彧阻之迹似忠於漢矣後人因其先委身魏武謂雖晚節立異萬難解免尉遲迴知楊堅將篡而討堅意存周也韋孝寬受周厚恩乃大敗迴軍迴急自殺後人亦責其知兵而不知義夫彧與孝寬其事皆在魏隋未篡以前千載論斷無以逃春秋之誅況堅以夷猾夏明明爲僭亂之邦猛甘心事之無意於晉審矣方域乃代爲之辭曰心在乎晉是則天下之爲賊者但曰吾心爲王室非爲賊也即可賞彼終身之罪執法者豈若是之愚哉至方域謂猛之事秦爲不得已又舉臨終之言爲証其論尤非夫猛雖在秦苻堅非有求猛必仕之心仕秦仕晉自在於猛又何不得已之有况

苻堅未得猛時未聞拓土開疆是堅之所恃者猛也猛不仕堅而仕晉以堅之才萬難得晉何待猛以事秦者存晉耶桓溫枋頭之敗其畫策實出於猛則猛之心迹昭然爲秦而不爲晉晉未可圖猛就上下安和決之堅才不足混一天下又猛之所逆知者臨終故舉以爲言設晉之上下不和人心思亂猛將以滅燕者滅晉矣投鞭斷流其畫策安知不又出於猛乎方域爲猛解免蓋出於憐才之意然猛才雖可取而事秦實有背於大義使以猛之事秦爲是吾恐天下之從賊者羣以猛爲口實則順逆之義中外之防由是大潰矣豈非方域之罪乎

張仁愿論

席聘臣

自來良將用兵不畏敵之偏也貴我有以制之而已不畏敵之強也貴我有以應之而已制敵之道有二曰明地利廣耳目以無間待有間此李牧備胡之策也應敵之道有二曰厲士氣一衆心置之死地而後生此淮陰定趙之智也乃或不知制敵於先事復不知應敵于臨時險要失矣寇氛熾矣始皇皇而言戰言守不亦疏乎若張仁愿之居朔方則異乎是夫突厥爲唐患久矣頡利雖擒部落猶衆一寇庭州再寇靈州羽書四馳君臣焦慮邊境之民求安一日不可此何故僅守河南而不守河北

之過也河北既爲賊據利則渡河入寇不利則飄然遠引亦如匈奴之有陰山吐之有維州以翼傳虎甚非中國福仁愿聞突厥西擊施娑葛乘機渡河築三受降城拓地千里賊險盡失是謂明於地利然地利明而耳目不廣制敵之道猶未備故簡易如李廣必遠斥候以防患趙充國之征先零亦以遠斥候爲要務也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其耳目之廣又可知雖然二者得矣士氣不厲衆心不一賊或驍騎以攻之重兵以圍之鮮不城爲賊陷而險爲賊奪者仁愿不置壅門不設守具使從征之士咸知有死戰而無生還則士氣有不厲衆心有不一哉此正如司馬遷所謂知死必勇也抑又思以仁愿之才畧雖不築城不置烽候僅守故地以逸待勞亦能讐服突厥使不敢南下而牧馬乃必固請而爲此者非爲一時計爲百年計也況土地爲國家重寶無關輕重之地尙不可棄之以資敵則河南天險我不取之以制敵敵將取之以制我制人之與制於人其利害得失豈可以尋常計也竊怪唐休璟輩身爲大臣不以開疆拓土爲己任反斷斷焉守其故見阻人成功傾矣中宗生平他無足錄惟推心任仁愿使三城犄角一方安堵寸有所長亦論古者所不忍沒也

歐陽五代史與薛史異同得失論

席聘臣

歐陽史才卓於居正遠矣而後之論者每以記事簡畧及不爲韓通立傳重爲歐史詬病是蓋不然夫史者將以傳信也不貴多記繁瑣之事以誇多鬬靡也薛史據各朝實錄真僞多有未辨歐史博證羣書去其非而存其是可謂得春秋謹嚴之旨烏得爲失韓通身仕數朝其爲周死節與蘭陵之殉後夫無異歐史不爲立傳非惟爲本朝諱亦爲通諱也執此以議歐史豈知言哉他如獨創六臣伶官義兒諸傳皆有深意存乎其間可以爲後世殷鑒趙雲崧謂史記有所不如則屬溢美之辭要其寓褒貶於傳記之中實非班范以下所能及也然則歐史其一無所失乎曰有薛史於僭號各國立僭僞傳其未僭而傳之子孫者立世襲傳其義例固未當而歐史則創立世家薛史於人臣卒於某朝則編入某書如張全義之入唐書楊思權之入晉書馮道之入周書揆諸兩理皆有未合而歐史則於列傳外別立雜傳編入臣之歷事數朝者以史法論似歐得而薛失然李茂貞王岐與楊行密王建鼎峙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宕靜五州亦南平之亞也列之世家宜散入雜傳非也康懷英楊師厚王景仁劉鄩其先固非梁臣也散入雜傳宜列諸梁書則又非其他王鎔王處直朱宣

王珂諸人皆唐之藩鎮未嘗臣梁亦未嘗臣晉置之雜傳更非其倫一經駁正則薛固失矣歐亦未見爲得也總之薛史之失不在叙事繁冗而在真僞不辨歐史之失不在記事簡略而在多立名目蓋名目既多則去取出入必有不能得其平者後世之讀新五代史者愛而知其惡焉可已

孫承宗論

唐聘臣

自古國事之壞莫甚於有才而不知其才不知其才必不能盡用其才有才者既不見用敵人之所畏者去矣敵人之所畏既去則興師入寇蹂躪邊庭豈非事所必然者哉有明崇禎之世北方之患方殷國可恃以無恐者袁崇煥而外孫承宗一人耳乃崇煥既罹非罪之誅而承宗亦以長山之敗引疾歸田揆以需才安邊之意得勿莊烈有未明歟夫天啓之朝魏璫居中用事承宗不得展布才畧恢復邊圉固也遵化既陷清兵直薄燕京莊烈特起承宗而用之似知其才之可恃承宗一出而戍開平復建昌邊事稍有可爲及築城大淩河亦意在備邊爲朝廷也至於屢戰皆敗則罪在邱禾嘉吳襄宋偉諸人於承宗乎何尤言者乃以承宗之築城爲開釁嗚呼以築城備敵爲開釁將使沿邊諸臣不以備敵爲事乃爲守邊之善者乎讒謗既起承

宗乃以引疾歸莊烈亦聽其去而不之留豈天欲明社之屋耶何有一可用之才而不能用也且吾聞凡覘敵國者每視人才爲輕重如得臣猶在則憂未歇慕容恪在則憂方大此皆往代之事可以爲前車之鑒者設使承宗不去崇煥猶存協力同心共襄邊事則遼東一帶不且固若金湯而畿輔四十八城山東十有六縣又何至陷於一旦哉乃崇煥殺承宗去北方邊事徒委諸庸懦無爲之張宗衡張鳳翼高起潛諸人至松山旣失兵力益不能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非明之謂而誰謂乎世有謂莊烈非亡國君者何弗以殺袁崇煥罷孫承宗兩事詰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義

席聘臣

天子所恃以宰制天下者何曰大權而已大權握於上則天下安大權落於下則天下危大權集於中則天下治大權分於外則天下亂大權者綱維萬物推行百政保國衛民之機括安內攘外之樞紐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蓋鑑於戰國權不集中之弊故以中央集權之說明甚萬世謂予不信請証以唐虞夏商鏡以春秋戰國則孟子正告後人之苦心昭然若揭矣犧燧農軒年湮代遠大權之分集不可得而詳堯舜蒞民大權實操於天子觀其用人命官雖四岳貴爲世侯十二牧躬